

田朝宮史酌中志

貳

14

1475

25



門 4
號 1475
卷 25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

酌中志卷之八

兩朝椒難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光廟自元配孝元貞皇后郭老娘娘會誕公主未育外
有孝和皇后王老娘娘誕先帝即封才人者也又今上
本生聖母賢妃劉老娘娘即孝純皇后也又傳老娘娘
即懿妃誕六公主七公主又西李老娘娘即誕生八公
主後因公主選婚時始封康妃者也東李老娘娘即莊
妃賢而無出又有趙選侍未得封號極與逆賢客氏不
合先帝即位之後矯旨逼縊殺之當臨命之際將光廟

酌中志卷之八

海山仙館叢書

西口元卷之八
賜過首飾金珠之類列於案棹之上沐浴禮佛西向遙拜痛哭良久從容投繯至今尚以宮人殯無人肯爲申雪客魏仍矯旨將名下答應近侍王亮等數人各加酷責降發南京今見存可問也光廟莊妃東李老娘娘性仁慈寬儉簡重寡言儼若五六十歲宮中多感頌之名位素在西李老娘娘前及奉先帝聖旨撫視今上凡起居食息責內外執事愛護關切勝於親生者也凡頤養聖躬勤於學問雖皆由天縱然誘掖獎勸蓋莊妃老娘娘亦間有力焉承奉徐應元者逆賢之同官涂文輔之

老叔先爲承奉副後將承奉正張忠退斥而應元爲承奉正王文政爲承奉副應元旣倚逆賢借勢驕蹇每叩見時或揚揚自得或笞詈左右無所忌莊妃老娘娘爲人謹重寡言負氣憤鬱遂致病薨彼時逆賢法正嚴急宮中間有知是應元氣薨不敢洩是以應元在鳳陽病死人多快之光廟臨御未久三宮未備痛哉先帝后中宮張老娘娘卽懿安皇后也河南生員張國紀之女天啟元年夏大婚禮成之後客氏憚后賢明遂於宮中捏言后非國紀之女云是重犯孫二之女也其年秋臺臣

游士任以募兵之差已陞辭瀕行特上疏力劾客氏蓋首犯克鋒之第一人故乙丑緹騎之逮亦首及士任也客氏甚恨之天啟三年張娘娘覺孕客氏逆賢乃逐去官人之異已者故托不更事之官人答應一日張娘娘偶腰痛受捶過度竟損元子睿胎東宮王娘娘京師人西宮段娘娘南直人俱無出裕妃張娘娘者已有身鋪宮膺冊妃禮畢逾期久不乳且有違言客氏逆賢恚其異已於先帝前力譖之仍矯旨將宮人內官俱逐於外絕其水火獨將妃封閉宮牆之內無所飲食經數日後

天雨尚力疾匍匐於簷霑之次伏啗雨水數口氣絕官門外看守官人回話奏知先帝將妃革封號如宮人例焚化於淨樂堂至今上登極始復封改葬如禮云成妃李娘娘者天啟四年二月三十日誕生二公主是日地大震其後公主薨值中宮張娘娘偶病范娘娘卽慧妃封皇貴妃者復失寵任娘娘卽容妃封皇貴妃尙未誕生皇第三子時李娘娘間侍先帝寢偶暗爲范娘娘乞憐客魏偵知之遂矯旨革封絕食飲欲如處裕妃故事仍將內府供用庫管理內官李謙以爲成妃用事人也

西口志卷之八
三
卽降發南海子尋矯旨殺之先時成妃見裕妃生生餓死遂平居時几欄瓦磚縫之中多暗蓄食物至此暗得竊食數日幸客氏逆賢怒少解始退斥爲宮人遷於乾西某所居住僅僅得幸存至今上登極特復其封號養膳居於慈慶宮之某宮此外馮貴人等或絕食勒死或乘其微疾而暗害之總因偶有違言誤觸客魏所忌而置之死也在先帝亦未如之何也已矣誰秉內政而忍令至此極也嗚呼

酌中志卷之八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九

正監蒙難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故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公諱安字允逸號寧宇直隸保定府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內書堂讀書撥司禮監爲掌印馮太監保名下已故秉筆曾任承天監守備太監杜茂照管杜陝西人耿介好學監少之時讀書習做多玩嬉不勤苦杜將監坐於櫬上用繩縛監股於桌之兩脚或書做不中程卽以夏楚從事其嚴督如此及馮籍沒後監以年幼未經退斥蓋張宏輩卵翼庇護之

也神廟二十年後廉知監學問優博性孤介又有先監
矩密薦遂於光廟未膺冊立之前御點爲皇長子伴讀
光廟之乳媪姓曾直隸人也光廟升遐發引後神主虞
祭回進德勝門曾氏長跪路傍伏塵號痛時禮臣周道
登等大金吾駱思恭等感嘆之見吏科侯震陽疏光廟
生母恭妃王老娘娘居景陽宮是以母子同住曾氏毫
無怠肆光廟髫鬣曾氏卽出宮不入矣萬曆二十九年
春光廟移居慈慶宮從此母子睽隔不相見惟監擁護
保衛之功爲多及是年十月十五日光廟膺冊立後神

廟點徐文兆爲典璽局郎韓本用爲紀事吳進忠爲典
璽局寫字鄒義王安李實等伴讀盧進爲典膳張忠劉
忠劉朝等各爲典兵等局官陳應科王輔等爲近侍及
光廟大婚禮後講讀漸稀佞臣王輔劉朝等日以鼓樂
毬馬弓矢導引獻諛甚而私向外廷指稱令旨以囑託
事情初徐文兆與典兵張忠相爭光廟奏聞神廟震怒
俱降做淨軍整鎖皇貴妃鄭娘娘再三懇赦後知其曲
在張不在徐遂復原職而張忠遇赦不赦至四十八年
七月始釋竟以病廢此張忠非承奉張忠也而徐文兆

盧進皆年老病卒先是萬曆四十幾年王輔有罪被東廠盧太監受奏神廟下輔法司獄輔在獄中益狂肆不悛復將所使小厮打死夜沉於井事發問絞至天啟六年王體乾奉旨五年大審逆賢力救出之後陞天壽山定陵簽書改姓馬蓋輔亦監之讐也所以逆賢臭味同焉初光廟在青宮時偶官人王秋榮縊死監執欲實奏神廟而鄒義等恐滋事端遂以病故奏聞於是光廟每憚監嚴直優禮雖加而心疎畏之乙卯五月挺擊時光廟令旨稱本官云監視草也神廟賜光廟銀數千兩

以慰之始陞監玉帶監是時已久謝病家居凡年節冬至千秋等節或入宮叩見一日半日而已近侍魏朝施大用等皆監名下也朝後改名王國陞管事掌兵仗局印天啟元年爲逆賢所害施大用素占風望氣善躲閃得苟存監既萬曆年間頻杜門養疴時沉酣典籍無書不窺每寫扇送相知士大夫而門多正人凡事多效法先監之所爲先監形不魁梧而耳白過面兩目如曙星濶口黑齒然聲甚啞十步之外人不能聞監頗效其啞蓋拘於惜氣養生之術又以爲先監之賢在皋陶之瘖

西華志卷之九
三
也人多以此少之光廟登極監匡輔秉政凡潛邸著勞者各營求美印監惟掌巾帽局一印而納約自牖知無不言八月初六日周朝瑞疏言慎初三要光廟震怒欲因金花銀兩杖朝瑞賴監力救得降調光廟孝養神廟皇貴妃鄭老娘娘於慈慶宮及保全久事神廟管事牌子魏學顏胡進常雲等各陞秩予告及發內帑助邊起鄒元標王德元等議興大工一月之間善政種種皆監獨力贊導之也監爲人清癯多病後服人參始漸腴然不甚強壯凡隨侍先帝朝講皆賴人扶掖始行初移宮

時亦曾聽魏朝之言曲救逆賢之命見客魏始末語中監白皙兩目炯炯素與文書房金太監忠契厚金所刊御世仁風列監名焉逆賢擅政之日此書人皆不敢蓄後金亦蒙今上眷注陞秉筆御用監印金性寬緩而監性卞急然同年契愛無踰兩人者先帝登極月餘客氏寵伊始會欽賜客氏人參一袋約重二三十觔逆賢卽攘奪抱赴監直房日天賜富貴叩獻作湯用其趨附諂諛如此監自泰昌元年八月至天啟元年五月其直房先在乾清門裏之西南廊後遷住於隆道閣西小房每

西中志卷之九
稱病靜坐曾蒙先帝御書輔朕爲仁明之主七字於扇
以賜之不常在御前或有事但攬拽一至而已凡有文
書皆趙恩張永齡等呈稟監不開口明說止於膝上或
案上用右手食指作畫字寫字形或眼語頤指非久侍
者不能通其意間不能會意而致怒遭責者比比也初
監作伴讀時杜任承天守備叔姪曾失和先監每調劑
之及監侍先帝奏薦杜某舊人多學陞秉筆未久任以
老病卒又謀欲於留都改葬馮太監骸骨未果而罹禍
焉監性雖峭直嚴急然頗樂道人善凡有寸長者皆不

忍淚天啟元年三月初興光廟陵工大工秉筆高公諱
時明者掌內官監印恐不勝任而辭印之第三疏有曰
微臣局量已盈做車難以任重云監擊節賞之曰破
車硬著好路兒化得妙此誰筆也高公曰本監寫字劉
時泰也纍臣原名時泰避光廟年號改此監曰名下果
無虛士老公宜厚遇之高公至直房隨喚纍臣慰勉以
銀兩錢幣旌之且顧左右曰怎得滿皇城官人多好學
讀書如劉長官我方喜也又先監矩於萬曆乙巳冬奏
請神廟重刊大學衍義補至卒後十餘年始刊纍臣

曾具草募化同會之人捐資印造焚化一部以慰泉下
供安一部以示永久其單前弁言乃己未年罪中語監
後見而愛之遂留置之案側凡夙望多學如邊靜寧趙
思諸人間指示之曰此我輩中有志懷本人也其獎誘
後人如此監於天啟元年五月得告隨奉旨著掌司禮
監印乃眺遊西山辭不卽赴其疏有云臣願領罪不領
官等語蓋一腔忠憤氣稍不平致小人乘隙攘其印而
阻於內又有邪人建議於外而阻其出仍復構謀陷害
以畢其命方逆賢欲下手殺監尙懷前救命恩猶豫未

忍時王體乾急欲掌印遂以危言動客氏客氏密向逆
賢曰外邊或有人救他聖心若一回你我比西李何如
終吃他虧賢意始決遂降監南海子淨軍卽陞劉朝南
海子總提督令代宋太監晉以宋長者不忍殺監而朝
敢任之亦以朝平素與監不合也朝到任之後遂禁其
家人絕其飲食今日改調某園明日改調某鋪漸漸危
迫一二村民不忍監餒或暗餉一糕一餅者卽痛遠斥
之監饑甚自於籬落間搽創蘿蔔袖藏於夜半竊食之
又數日不死朝欲徼客魏之喜遂密授意於下手者撲

而縊殺之備見崇禎元年十二月內曹太監化淳等參
丁紹等疏中初監奉有掌司禮監印之旨也原擬疏辭
再奉溫旨卽出不意科臣霍維華有疏規刺監以抄揭
差名下曹公見高公是時高公已居林下頗爲咨嗟然
已無可奈何又經畧熊廷弼再起赴遼雅敬重監及都
憲鄒元標等後聞監亡咸爲之流涕悼惜也監受窘未
卒之先秋雨霖霑霏微慘黯天日無光怒風悲號高公
徐步簷前仰天嘆息曰王老爺難矣又數日復密向疊
臣曰我夢王老爺青衣小帽來見默而不言其必西歸

乎主僕私語淚不覺盈盈下恐人見隨拭之疊臣得舊
唐書列傳讀之有張柬之等五人不得令終狀誦與高
聽又至別讚有曰天地爲籠去將安所更心如刺促收
之不忍聽焉至翌日聞監果死矣時辛酉九月二十四
日也其名下惠公進臬曹公化淳王公裕民楊公春張
公若愚等皆重責酷刑備至凡發南京者晝則鑿鎖夜
則打更曹公等數人先在北京更鼓房打更不數月亦
發南京又文書房趙恩數人張永齡寫字史輔民皆監
之經理本章者及監掌家張和等俱被逆賢害死嗚呼

惜哉監之爲人也器宇嚴毅鶴立昂霄始惑魏朝之言力救逆賢之命而認賊爲子誤中妖媼之詭遂爲所圖視王體乾爲道義友卒攘其位而斃其命世事糾紛輻轉誠有出於意料外真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當辛酉五月初高公最先告病候旨詣河邊直房監尙在官會具密奏薦留高公內引云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句高公力止之若此奏會上則高公必繼監受害豈能至今日哉自光廟寵眷西李老娘娘遠在東李傅兩位老娘娘之上監恆不憚見西李老娘娘未嘗

叩也西李老娘娘下用事之李進忠姚進忠劉遜劉尙禮姜昇等諸人招權納賄無所不至旣移宮之後便該以正義尊崇神廟昭妃劉老娘娘俾先帝朔望朝謁盡承重之禮凡有應議之事間有奏請一一施行之亟屏退客氏於外而制馭逆賢優以金帛隆其虛銜可也乃西李旣退而客氏炎炎體乾縮胸而逆賢日盛誰作厲階毒痛中外哉於此見監讀書極博品極高守極介性極骨鯁有大臣風其實於經國之體圖事之機會不無疎漏蓋有未能盡善者焉悲夫痛哉當今之世能再得

憐才勉學之人如監者誰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非
天哉今上登極後卽霑恩卹崇禎二年夏曹太監化淳
等復具疏催部覆改祠額名復蒙聖恩賜祠額曰昭忠
爲後世榮也監廣交遊善貿易靈濟宮西有布鋪一處
歲出息若干各處房租又若干是以雖處青宮冷局二
十餘年而財用充裕未嘗乏也監又善書好奕奕或輸
則必詭著以求勝方已又矜滿孤立卞急馭下頗爲知
道脫俗者惜之是以知其涵養尙未純粹如先監矩也
或亦各成其是而已矣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九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

逆賢亂政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王體乾既掌司禮監印逆賢既竊柄遂陞梁棟諸棟史
 賓裴昇張文元為秉筆而殺王太監安復驅逐原選熹
 廟張后之劉克敬於鳳陽而亦矯旨殺之擯斥掌東廠
 之沈蔭而與宋晉驅逐大臣王紀滿朝薦鍾羽正等詞
 臣文震孟等建言劉宗周王心一等託心腹掌班劉榮
 結交閣臣沈淮導上於武暗通線索設立內揀差劉朝
 胡良輔紀用等往山海關送器械實所以開內鎮守之

西口志卷之十一
基也巧留客氏於內箱制宮壺先殺光廟之趙選侍後
殺熹廟之裕妃貴人等如刈草菅又革成妃李娘娘之
封絕食幾死夫以刑餘賤品而專擅無忌悖逆克殘如
此名之曰逆不亦宜乎又導引先帝在官中習放鳥銃
天啟元年失記月日有御前煖閣王進在先帝前放銃
銃炸將進左手打得無蹤幾危聖駕改陞王進天師菴
草場貼場四年六月十五日午時南方有五色雲起一
段鮮明良久漸散靈臺占曰是爲景雲此喜色也又曰
文士入用七月六科廊災五年二月內視太學逆賢王

體乾壇改儀注凡賜坐大臣不得賜茶逼先帝速還宮
至五月十八日祭方澤壇回卽幸西苑本日申時後中
宮張娘娘已回宮客氏同逆賢共在橋北淺水處大舟
上飲酒樂甚先帝與體乾名下高永壽逆賢名下劉思
源皆十七八歲小璫在橋北水最深處泛小舟蕩漾上
身自刺船二璫佐之相顧歡笑若登仙然忽風起舟覆
二璫與上俱墮水船上金大壺酒具盡沒當時兩岸驚
譁皆無人色逆賢客氏手足無措逆賢亦自投水然遠
不濟事最先奔趨入水救先帝聖駕者管事談敬等也

高劉二豎子皆淹死後贈陞乾清宮管事本年七月十五日逆賢親赴大高元殿作法會贍禮放河燈追薦之蓋擅權淫縱者逆賢而秉筆掌印者體乾也九月先帝賜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方二寸餘四爪龍鈕玉筋篆文印九字三行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每顆金重凡二百兩鑄刻者御用監也篆字者中書也釵金龍印盒則內官監也先是萬厯年間乾清宮坤寧宮災皇后之寶被焚及四十二年福藩之國中宮例有與王妃戒諭一道須用寶鈐識垂之久遠

神廟軫念匱乏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代用之模篆者中書謝稷也終孝端顯皇后世中宮寶竟未補是時體乾頓忘之耶今諛逆賢乳媪而屑越浪賞殊可惜焉又天啟六年夏體乾等奉勅到司大熱審忍悖祖宗欽卹之意重笞戚臣李承恩五十以博逆賢一笑其開廷杖之端令重打萬工部燥吳御史裕中斃於杖下皆眾耳眾目所共曉者至於逆賢下之掌家王朝用係體乾結義契厚同年兄弟所以逆賢擅政而體乾安二十四款等疏上而逆賢安及逆賢事敗籍沒其無辜株陷者比

西口志卷之十一
三
比而朝用復安無非彼此庇護網漏吞舟是之謂已按南樂相公之通內也實自天啟四年十月初一日享太廟遲誤被臺省參劾遂生生逼上陽關路始與逆賢通焉凡有書札皆用閣揭摺子親筆行書外貼南紅紙簽題日內閣家報釘封鈐日魏廣微印送至惜薪司掌家王朝用朝用仍外加封識畫花押差心腹官人賫送逆賢直房係李朝欽收掌而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念與逆賢聽各命家下官人照將姓名抄小楷摺子藏於袖中崔呈秀之通內也始自呈秀之舊居停許秉彜導引

凡有字帖及點將錄同志錄天鑿錄俱將原本付朝欽收掌而永貞元雅文輔亦各命照抄小楷摺子藏於袖中每日早齊付逆賢直房按名回話今日陞官本內有無摺子姓名參官本內有無札子姓名面同簡舉罔敢異同其永貞之札則纍臣所代抄謄者也是以目擊最真蓋傳遞線索捷如桴鼓秉彜係元雅掌家內官監管理大工催攢各省大木者也朝用以逆賢掌家帶御乾清宮管事凡永貞元雅文輔及劉應坤王朝輔孫進等每日見朝卽叩頭稱老叔其姪王永祿亦駮蔭至都督

西中志卷之十
四
同知則勢燄可知也逆賢奢侈性成服色僭制出外戴束髮冠端陽懸珍珠牌總而內織染局之掌印齊良臣及南京內守備楊國瑞等劉文耀胡良輔胡濱等各代爲繡造或褻衣祆褲而金線蟒龍或方補戎衣而蒼龍頭角較藩王止欠一爪比御服僅讓柘黃至於按節令應景製造更從古以來所未有者而晏然服飾恬不爲異且性貪饕善飲啗尤好噉犬肉秉筆涂文輔管事劉忠每自鄉間烹來於乾清宮大殿內以享逆賢既飽飫令其衆名下手奪口噉須臾立盡以爲笑樂說者曰殿

內有神明逆賢了不畏懼其恣肆傲誕如此目中知有朝廷乎逆賢罪罄竹難書茲聊記其亂政之畧若此耳

酌中志卷之十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一

外廷線索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天啟四年三月十九日科臣傅櫬參汪文言既逮詔獄
 罪不可測計無所出至五月二十九日憲臣楊漣參逆
 賢二十四罪之疏上矣奉聖夫人客氏者先帝之乳媪
 也久與逆賢私司禮監掌印王體乾柔佞貪狠實黨附
 逆賢之元兇戎首賊害椒紳之主盟國老也與客氏日
 在御前贊逆賢巧法庇護軟語乞憐而秉筆李永貞等
 復幫助之凡文武大小七十餘疏概置不聽賢既得瓦

全便從此改心放手爲惡無所忌憚實楊公此疏激成之也其後將體乾名下李晉陞秉筆田玉陞正陽等門提督李永貞掌巾帽局印石元雅掌針工局印涂文輔掌御馬監印而文書房之王敏政李守質楊國瑞等各賞有差皆酬保安之勞賢之賞掌班紀用及劉應坤復差往遼東亦所以酬之也崑山顧相公等因楊公疏有門生閣老字樣嗔之南樂魏相公於是年孟冬之朔又失誤享廟大典遂與外廷大相水火乃以已意用墨筆間點縉紳便覽一冊極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者一

點閣部詞林葉向高韓爌等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員密付逆賢皆目爲邪黨託逆賢於御前借事擯斥而崑山居然首揆矣體乾倡言開廷杖時原欲杖林御史汝蓊以危福清林逃未獲偶值皇第三子薨逝之變工部郎萬燦適遭其毒批此本者李永貞從與御筆改此票者體乾阿逆賢也天啟五年十二月又杖斃吳御史裕中凡在午門前喝令重打屢換人尙嫌輕者體乾輩也初贊崔

西中志卷之十一
呈秀傳遞線索者許秉彛也其年十二月復逮汪文言
至五年春興大工後逆賢指稱看工催工名色無日不
與呈秀面會卽屏人密語移時方散或授受害人姓名
如天鑿等錄之類逆賢奉爲聖書心甚悅之以爲崔家
疼我贊我設法報仇出氣也一時捏詞獻諛入告者梁
夢環李魯生曹欽程等也五日一比追贓之嚴旨四六
駢儷之溫旨皆崑山等所票擬也閣中俱有底簿可攷
中書官可證也凡逆子良卿之獎勅誥券文皆內閣詞
臣撰擬用紅掩面揭奏亦閣中有底簿可攷也凡內府

衙門及閣揭擬票一應中旨創草者王體乾李永貞涂
文輔也甲子之冬南樂魏相公旣手點縉紳便覽一本
又手寫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
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六十員各加三圈二圈不等密付
逆賢目爲正人陸續點用至乙丑之後崔呈秀密付逆
賢之天鑿錄者首列東林渠魁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
一燝趙南星楊漣惠世揚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
華喬允升王洽曹於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
東林脅從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維炳熊奮渭侯恪

等其後又列真心爲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馮銓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薛貞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楨劉廷元元詩教等若干人同志錄者首列輔臣詞林部院諸臣卿寺則陳宗器韓繼思易應昌張潑等臺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宏化蔣允儀游士任侯恂等部郎常博則賀煊今改名世壽張光前孫必顯汪始亨等藩臬俱失記任子貲郎武弁則趙隆美許念敬張念堂卽張懋忠等若干人

最狠最重者三圈次者二圈輕一圈也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鄴霹靂火惠世揚鼓上阜汪文言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原不曾詳開姓名計魏廣微點的便覽該處的並親筆所寫該用的黃克纘等六七十人卽付永貞元雅文輔抄小楷摺子又崔呈秀遞入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並東林姓名共四箇摺子只永貞元雅文輔三人各袖

西中志卷之十一
四
藏一分御前傳出削處某人人多驚訝以爲聖上怎就
知道某係邪黨某係門戶某係熊廷弼姻家某係劉鐸
宗族某係程註之子以爲是東廠密奏事其後年月漸
久逆賢李朝欽及李石涂亦不甚避人凡行一事卽公
然曰某係某錄某摺有名各家官人始知所由來體乾
永貞等身在事中纍臣亦目擊耳聞最悉恨彼時不曾
設法暗抄下全名爲今日印證耳自逆賢擅政從來先
帝中旨非由一路而至如關靡見長如寶璽呈祥如元
兇已放如遼東復內臣鎮守如處各省考官之類則崑

山南樂稿也如朕方云而曰云以擠去南樂如纂
修三索引祖宗設立紅牌一節皆崔呈秀等稿也如先
日拏汪文言及擠蒲州之去拒高陽之朝皆崑山謀首
輔之線索南樂擯高陽之狠著也譬之鎖未至而鑰已
密入捷如枹鼓外廷何由而知耶天啟六年春諫止內
官鎮守者貴池丁相公有單疏力言不可以爲分將吏
之精神害一掣戰守之肘害二文武相害陰啖鼓噪害
三維清兵清餉一利查功查罪一利然關門之計不過
一言申嚴軍法而已我太祖禁內臣不得典兵世祖罷

除鎮守等語而體乾逆賢憎之遂奏請先帝留中不報
凡留中之本各有白套裝盛寫職名詳註年月於外收
於御前大堅櫃內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先帝賓天
二十三日聞御前燒毀字紙甚多想同時一概焚之矣
各人或有疏草也涿州馮相公票擬樞臣王承光覆差
內臣鎮守疏時亦曾具揭力諫然非特疏如賁池所奏
也凡彼時閣中送票者文書房李守質楊國瑞王敏政
翟國楨等捧匣者侯保山馬昇張完赤等也每至閣中
有話硬傳全無敬禮輔臣之體初南樂欲專政遂於告

病之際求逆賢密奏先帝特諭分票商量又引世廟時
必不敢如此等語又托逆賢請先帝照神廟時故事用
一筆勾法將門戶之人按所黜便覽勾去此事皆李魯
生造謀也至於呂維祺張宗衡皆不與南樂同心也又
吏部文選司謝陞起用到京見光景不好遂勉完一選
潔身勇退且以書勸南樂停止中旨大拂南樂逆賢之
意李魯生是以有旨不從中出而何出哉之疏也又史
記事黃汝良亦各有書以大義責南樂咸拒而不納也
此三事永貞於逆賢處見過原書愛其辭氣袖到直房

會著纍臣抄謄皆實事也乙丑春闈崑山南樂入場主
試於二月十五日前後南都臺臣楊棟朝有本糾參王
之臣先是南樂所寫欲起用五六十人之内惟之臣姓
名有四圈餘者一二三圈而已逆賢力奏先帝遂口傳
特留此實從來異政緣之臣邊才不易得也又萬厯丙
辰進士劉鐸江右名士博學善書廷試日偶飲酒過當
將試卷多寫踰格排列不下讀卷諸臣銜名遂失鼎甲
人多惜之厯任刑部郎中天啟乙丑秋陞揚州知府其
在京時曾與梅檀寺矮僧本福往來僧求鐸寫扇數把

適未印圖書後差家人持圖書到本福處於扇上補用
而廣東歐陽暉者亦久與本福來往偶到寺用拜帖紙
寫詩三首內多怨望失平語鐸僕不解字容本福將鐸
圖書鈐暉詩紙尾粘之屋壁被錦衣衛人偵知揭詩參
鐸會倪御史文煥等憚鐸在揚嚴明遂托崔呈秀喚逆
賢矯旨逮鐸到獄後詳詩句內有彈射逐臣等字樣鐸
係遷陞官大不類始知圖書雖鐸姓名而詩則歐陽暉
作也遂復逮暉面質與鐸無干得復任初鐸繫獄時見
戚臣李承恩擬辟丙寅熱審又被王體乾狠打五十心

竊憐之密與方御史震孺極力營救益觸逆賢之怒時
巡捕營把谷應選者王體乾之姪婿也與提督張體乾
復巧砌羅織成獄刑部尙書薛貞將鐸責二十五板援
詛呪祖父母律立決於市今上崇禎元年夏張體乾谷
應選俱正法二年秋後倪文煥決於西市四年九月薛
貞瘐亡於獄中外始快其報云

酌中志卷之十二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二

各家經管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王體乾名下管文書官人薛光祚天壽山某陵掌印今
閒住田玉曾任文書房閒住逆賢感之起陞爲正陽門
提督天啟七年十一月陞秉筆今閒住趙本政曾任乾
清宮管事掌尙衣監印日在御前後爲李永貞所忌差
往高橋督修關帝廟工程今上登極復管事閒住劉文
忠曾任文書房閒住又任大同監視謫南京後爲民已
上三人俱文書房掌文書寫字出身李晉正陽門提督

天啟四年夏逆賢陞晉秉筆閒住並田玉等三人俱於
崇禎十二年籍沒體乾時株連下刑部獄坐斬十三年
冬體乾瘐死十四年夏晉等四人遇赦俱改充軍本政
已斷葷酒皈依釋氏居然一頭陀也何失其名陳失其
名馬號文軒失其名鮑永吉曾任暖殿退出因籍沒體
乾時馬鮑二人逮東廠俱督廠李太監承芳刑斃於獄
其司禮監名下則田維章曾任典簿護送桂藩之國今
閒住樊秉忠張思素若干人也凡有在先帝御前牌子
如高永壽任昇等不備載也

逆賢下管文書房念本章念東廠事件寫各邊諭帖等
項官人劉榮曾任兵仗局管理在局居住今故苗全曾
任李太監浚及先監矩後任懋勤殿暖殿宮內教書又
侍宋太監晉劉文正今故紀用曾任遼東鎮守錦州蘇
雄原係文書房掌文書出身今故陳福壽原係文書房
出身掌文書在鐵獅子衚衕住夏鑑曾任宮內教書入
門日淺遠不及蘇陳二人也李朝欽今故裴有聲降發
南京今爲民李失其名別號秀才馬陞原是文書房捧
匣出身別號馬長子曾任惜薪司總理今發南京改爲

民諸蠻子江西人失其名其司禮監名下則趙秉彝金
良輔孟忠劉應坤石元雅涂文輔孫暹王朝輔楊國瑞
蘇應宣邱洪緒李守貞李應詔劉興等若干人其在先
帝御前做官掌各衙門印及外方鎮守者俱畧載在逆
賢羽翼款中

梁棟下管文書官人趙奉馮失其名司禮監名下翟國
楨等若干人也

李永貞下管文書官人孫光祚原文書房寫手出身今
侍王公文政吳有兆曾任乾清宮牌子今故劉若愚今

繫獄擬斬後蒙改絞今在獄丁紹呂內官監管理大工
領勅有名今侍司禮監掌印高公時明賈如泉等俱曾
與若愚打發永貞批文書或效輪流抄謄之役者也其
掌家則王成德崇禎元年六月追贓畢降更鼓房淨軍
今故
石元雅下掌家許秉彝曾任內官監管理天啟七年冬
降淨軍發鳳陽陳應祥號雲麓今見侍東廠王公允祚
今陞乾清宮管事黃國祥曾任文書房間住故餘不知
姓名

徐文輔下管文書官人劉秉德曾任煖殿今退出張國
寧曾任管櫃子近侍今侍金公忠殷良弼曾任宮內教
書今侍掌印高公時明故餘尙二三人不記姓名也凡
點將等三錄有名或密帖有名之人遇陞官或參官本
內有名者則自乾清宮大殿內發下片紙各直房官人
卽於進士履歷及縉紳便覽查寫是誰門生父是誰那
里人那科出身抄帖回報以聽施行一日欲處錢受益
以爲錢謙益之昆仲也又一日欲處黃願素以爲黃尊
素之昆仲也各直房執事之人細查籍貫父母姓名逆

賢始知其不相干方已凡每日票本奏下各秉筆分到
直房卽管文書者打發本管公公一本一本照閣中原
票用硃筆謄批事畢奏過纔打發此係皇祖以來累朝
舊制非止今日一家一人如此也自李朝欽裴有聲涂
文輔馬陞丁紹呂賈如泉許秉彝陳應祥殷良弼諸人
俱於各直房會見過甲子冬魏廣微黑筆所點縉紳便
覽及親筆所寫應起用黃克纘等六七十姓名並乙丑
之後崔呈秀所逮東林姓名天鑒錄點將錄同志錄各
摺子姓名者也其摺五六種俱永貞臥房內收非若愚

等掌管也如諸摺子姓名並墨筆所點縉紳便覽果出自永貞若愚捏造便駢首所甘但實自外廷遞入若愚以猜防疎斥之人効輪流抄謄賤役始則懸坐曰主使後復懸坐曰加功至崇禎十四年春遇皇恩大赦於大理寺會審明明白白蒙內閣范註若愚有詞復遺落姓名不覆反將撒潑狠罵之石騰爲首打潑放刀恣肆混鬧之申得忠增入此二人者似皆不曾註有詞者也乃俱狡潑得生可謂有天日王法也耶

酌中志卷之十二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三

本章經手次第

明宦官劉若愚撰

凡每日通政司使封本到文書房回知該正公公卽付掌文書周近侍進朝等拆開口占註語畧節旁有寫手一人執筆草稿文書單畢連本付捧匣者如侯保山李黑子張大漢等失其名請本至乾清宮大殿內付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分投互看凡有要緊處卽鈴潤一寸許白紙條復於本上下空紙處用指甲捏一痕有應關白逆賢者永貞三人爭先朗誦體乾助爲

講解逆賢聽畢共同商量區處南樂相公及崔呈秀等密遞姓名著數行事每日閣中封來票本亦文書房拆開呈體乾等分投互看如不合逆賢意應改者及內有錯字或稱頌逆賢該出溫旨者亦各鈐紙條捏痕爲記每日申後會極門接實封文書文書房轉呈體乾等亦先於大殿拆開如有前項密遞線索姓名亦鈐紙條捏痕爲記以便次早奏請施行除體乾等五人絕無敢擅捏痕鈐紙條者其紙條於傳票改票時除去而指痕之本今尚存各科也已上通本票本乃晝間事惟會極門

封本雖衆官大殿內看過尙恐未遍未詳捧匣者又自日暮爲始先到日精門體乾直房次到西南櫺角逆賢直房次過月華門到梁棟直房到石元雅直房到涂文輔直房次再過仁蕩門到李永貞直房各家都有經管文書識字官人如若愚之類者立於案傍一本一本打發各家本管公公細查看或延至二更三更始完惟在文書多寡何如捧匣者宮中亦有直房一間每日晚間膳房例給酒食供給每夜文書看完方由仁德門縫叫應門外官人將門縫拭淨裏外各執燈籠查數遞出呈

西華志卷之十三
文書房該班眾公公看過仍交與掌文書周近侍等并
寫于官人從新燈下開寫停當於五更攢點頭次宮開
後都將是日早事應奏文書捧至日精門體乾直房復
加查看通本若干批紅該發若干比至天將明仍復全
到是日該正秉筆直房亦查看一周每晨奏先帝覽文
書時逆賢永貞元雅文輔先將應處應點姓名及應改
票帖俱托體乾口奏日萬歲爺某係門戶該處某票某
字當改或從與先帝御筆親改惟梁棟不經管魏廣微
崔呈秀等事而逆賢不識字從來不批文書不輪流該

正然頗有記性只在御前贊揚附和植黨徇私或危言
冷語挑激聖怒凡奏文書之時管事牌子皆屏息遠侍
不敢近前至於一本一本口奏姓名黨逆朋比者王體
乾也幫助逆賢查姓名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三人也
其秉筆梁棟孫暹郝隱儒俱不能干預一字也其贊逆
賢執掌收藏姓名原本及外來雜帖者李朝欽而造謀
殺命密遞線索害人者魏廣微崔呈秀也一切削奪勒
限追贓諸嚴旨皆內閣顧秉謙等票擬其中旨見有閣
中底簿中書官可證也擠蒲州烏程聊城者南樂也擠

南樂者崔呈秀也詔獄鍛煉承指下手者許顯純也謀
興大獄私圖報復者崔呈秀徐大化霍維華等也殺義
僕韓三欲搆成賄案牽連蒲州者楊維垣等也維垣雖以
中旨起官而未甚大者因為贊座師徐紹吉攘戶部左
侍郎缺爲南樂銜之而曾向逆賢譖之也危哉狠哉至
今言之猶令人色變心顫按南樂旣罷相臨行時亦具
厚禮於逆賢體乾等其扇上親寫詩曰秋雨沉沉夜未
央薊門有客欲還鄉關心社廟愁先結灑淚君臣念不
忘蒼狗白雲仍變幻傾葵捧日但悲傷故人回首雙龍

遠離思還從潞水長及抵里仍各以厚餽彌縫之恐呈
秀等下石也

酌中志卷之十三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四

客魏始末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魏忠賢原名李進忠直隸寧肅縣亡賴子也父魏志敏
 母劉氏妻馮氏生女魏氏嫁楊六奇者是也賢無子家
 貧自宮妻改適他方人不存萬曆十七年選入隸司禮
 監秉筆掌東廠太監孫暹名下派與御馬監劉吉祥照
 管劉之墓今在碧雲寺下北山坡者是也後復本姓曰
 魏進忠中官規矩本管者視甲科之大主考照管老叔
 者視房考同官者視同門本管之於名下照管之於姪



子猶座師之視門生亦若父子焉忠賢少孤貧好色賭博能飲唱嬉笑喜鮮衣馳馬右手執弓左手設弦射多奇中不識文字人多以傻子稱之亦擔當能斷顧猜狼自用喜事尙諛是其短也素好僧敬佛宣武門外柳巷文殊菴之僧秋月及高橋之僧愈光法名大謙者乃賢所禮之名衲也如碧雲寺僧則酒肉勢利不足齒矣徐應元亦孫暹名下也於賢同年神廟時四川稅監邱乘雲係暹掌家又徐貴者亦暹名下於賢爲前輩而爲乘雲在京掌家逆賢日與應元趙進教爲嫖友呼盧飲博

罔論晝夜逆賢因囊橐乏遂遠赴四川見乘雲爲抽豐計徐貴備將賢亡賴狀已申報房中先布之賢不知也及到邱大怒訶罵倒鎖賢空房中絕飲食欲斃之時僧秋月遊蜀偶見邱是時賢不食已三日僧力爲勸解邱勉從之僅給路費銀十兩遣回僧憐賢仍爲致書馬謙囑令厚遇之謙於嘉靖四十一年選入厯陞內宮監總理又皇貴妃鄭娘娘下宮人林廷官女謙所侍也最有時道凡逆因乏謙每資助之徐貴又在京具揭先監處以魏某私往四川云云乞行重法亦賴謙救止之賢自

此在甲字庫漸裕掌庫李宗政賢之前輩也光廟在青宮淡薄先帝既誕之後生母才人王老娘娘無人辦膳賢遂夤緣入宮辦才人及先帝之膳其介紹引進者近侍魏朝朝乃王太監安名下光廟久寵信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朝夕譽賢安爲朝所惑頗信之朝初與先帝之乳媪客氏暗相厚以待安及答應先帝多不暇而賢遂乘間亦暗與客氏相厚分朝愛焉賢性狡猾指稱辦膳爲名於十庫諸內臣如藥張等皆騙其食料醢醬或財物玩好以至非時果品花卉之類必巧營取

之而轉獻先帝以固寵也及才人娘娘崩東李老娘娘位列在前時西李老娘娘擅專宮之寵固要光廟奏請神廟又密懇皇貴妃鄭老娘娘奏請神廟將先帝托西李老娘娘看管又今上亦屬看管并西李老娘娘所生皇八妹者共乳媪三人在宮客氏原先與朝厚既暗與逆賢又厚一穴兩蛟爭競必至敗而朝之爲人也佻而疎賢之爲人也愍而壯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光廟登極擬冊立先帝爲東宮是時逆賢尙列庫銜暗與客氏深謀遂相與刻意擁戴王太監安而客氏又巧逢迎之

無不可者遂充東宮典膳局官此缺客氏力也九月初一日光廟升遐先帝暫居慈慶宮科臣楊漣時爲給諫疏參逆賢賢無措泣懇魏朝朝在王太監前力營救之遂得旨著司禮監查明具奏賢先年原名李進忠遂將西李娘娘下用事之李進忠算作一人以欺外廷其實皆朝力也朝與賢既客氏私人曾結盟爲兄弟賢居長而朝顧次之稱曰大魏二魏及先帝卽位數月二人因寵漸相媚嫉於乾清宮煖閣內醉罵相嚷時漏將丙夜先帝已安寢而突自御前闕起司禮監掌印盧受東廠

鄒義秉筆王安李實王體乾高時明沈蔭宋晉等皆驚起是時逆賢已陞秉筆掌惜薪司印魏朝已改名王國臣陞乾清宮管事掌兵仗局並跪御前聽處分盧受鄒義等侍側衆咸知憤爭由客氏起也先帝玉旨問客氏曰客妳爾只說爾處心要著誰替爾管事我替爾斷客氏久厭國臣猥薄而樂逆賢慙猛好武不識字之人樸實易制遂心向逆賢而王太監安久中客氏逆賢諛媚且心惡名下之人作此醜態遂打國臣一掌勒令告病往兵仗局調理離御前矣此時逆賢尙名魏進忠始得

專管客氏事從此無避忌矣先帝端拱於上惟客魏之言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後國臣被斥逆賢矯旨發鳳陽在逃復於薊北山寺中搜獲使人於中途邀截至獻縣縊殺之按國臣保衛先帝聖躬最先曾共卧起頗著勲勞及登極晉秩貴近御筆改復姓賜名特掌美印受寵眷不在賢下嗟哉王太監安何不留國臣以制逆賢或不然就將賢與國臣坐以驚御之罪而一併先黜候大婚禮成優客氏以金帛而亦黜之外監何明於防西李老娘娘之垂簾而昧於防客氏之淫橫也嗚呼

知經而未知權耶抑拘理而寡於術耶奈何自翦爪牙束身入井殃遺身後禍及椒紳若王夷甫諸人真不能辭其責矣千古之下有餘痛也初天啟元年四川稅監邱乘雲撤回京賢差外司房李茂春號完素者遠迎至畿南即賞銀三十兩李先入隆宗門外直房回話賢爲之淚落曰我先年被徐貴譖害止給我十兩路費今賞爾如此便三倍我了歎息者久之其後徐貴竟爲賢所害而邱之令終復賴賢喪葬如禮中外榮之初祖宗舊制於乾清宮東設房五所西設房五所俱有名封大宮

婢所住所以正名分嚴等威也泰昌元年冬客氏遷乾西二所先帝親臨爲之移居陞座飲宴鐘鼓司官邱印等扮戲承應司禮監盧受鄒義守居而王安王體乾高時明沈蔭宋晉隨侍另設吃膳處於所內側室猶孔聖之有四配焉客氏自此在宮中乘小轎撥內官近侍擡走儼如先帝嬪妃之禮缺一青紗傘蓋而茵褥之精美爲尤勝也天啟元年後改住咸安宮各衙門答應錢糧比御前更吃緊夏則大涼棚貯冰無算也冬則大地炕貯炭無量也其驕奢僭越真日異而月不同凡客氏生

日先帝亦必臨幸陞座歡宴賞賜無限每日先帝所進之膳皆客氏下內官造辦名曰老太太膳聖意頗甘之焉舊制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大膳房遵照祖制所造辦之膳酒乃只爲具文備賞用而已希進御也初王體乾宋晉魏進忠三家每月換辦膳天啟二年進忠改名忠賢四年以後便是王體乾魏忠賢李永貞三家輪流辦之遇閏月則各四十日算之惟客氏常川供辦共四家矣每家經管造辦膳羞掌家等官數十員造酒醋醬等項并葷素各局外厨役將數百人此紫禁城之外

者至於乾清宮以內則每家各有領膳煖殿四員管果
酒煖殿二員請膳近侍四五十員已上皆穿紅者也又
司房管庫房湯局葷局素局點心局乾碟局手盒局涼
湯局水膳局饋膳局管柴炭及擡膳又各內官百餘若
愚係承貞項下管文書兼管膳掌班欽賞花名可證也
此皆係外衙門穿青者也按先帝所進之酒曰秋露白
曰荷花蕊曰佛手湯曰桂花醞曰菊花漿曰芙蓉液曰
君子湯曰蘭花飲曰金盤露名色可六七十種皆先朝
舊戚臣魏士望傳方佐逆賢外宅造辦而轉於御茶房

進之大工告成陞士望玉帶實酬其醞釀力也按御茶
房職司上用茶酒閒雜人無敢輕入者逆賢擅政自王
體乾起至煖殿近侍止俱得私向茶房索酒吃而答應
客氏逆賢體乾等器具匙筯如私人焉又弓箭房者秩
次之亦皆客魏私人所據司御前弓矢以備非常逆賢
喜射好蹴鞠跑馬先帝好馳馬好看武戲又極好作水
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創機啟閉灌輸或湧瀉
如噴珠或漸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力沖擁圓
木毬如核桃大者於水湧之大小盤旋宛轉隨高隨下

久而不墮視爲戲笑皆出人意表逆賢客氏喝采贊美
之天縱聰明非人力也聖性又好葢房凡自操斧鋸鑿
削卽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
監內官監辦用先帝與親暱近臣如涂文輔葛九思杜
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齊良臣李本忠張應詔高永壽等
朝夕營造成而喜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
不愛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毀惟快聖意片時之適
當其斤斲刀削解服盤礴非素暱近者不得窺視或有
緊切本章體乾等奏文書一邊經營鄙事一邊傾耳注

聽奏請畢玉音卽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
阿之柄下移南樂薊州東光輩及在京之徐大化等一
派線索如杓鼓之捷應也先帝每營造得意卽膳飲可
忘寒暑罔覺可惜玉體之心思精力盡費於此然皇極
等三殿落成於天啟之年肯堂肯構先帝之好土木豈
亦天啟其朕兆耶抑逆賢之幹濟才智刻意督催之跡
或藉此以難泯耶按萬曆中年乾清坤寧兩宮告成神
廟令正一真人張國祥率道侶數十人於宮中啟建黃
籙大醮聖德格天會感羣鶴飛鳴旋繞之瑞至皇極等

等三殿告成逆賢等只圖糜賚爲己榮耳又祖宗舊制
凡萬歲聖節中宮千秋皇貴妃千秋則凡內執事宮人
并王體乾等及山陵等處內官各有賞例每銀一兩以
上六年十月初六日中宮張娘娘千秋適先帝欲幸內
教場圍獵聖性最好手刺獐狼狐兔以爲樂是日張娘
娘不肯出延至辰時以後方始同出止畧散銀杖箇竟
累年未批賞非舊典也逆賢生於戊辰年正月晦日自
元宵節後送壽禮者做法事祝延簽字者每早乾清宮
兩丹墀幾滿將至正日綬帶擠擊挨摩之聲鏗然聞有

擠傷衣帶腿足者千歲千歲之聲殷訇若雷而從來
盈滿驕橫光景未之有也逆賢早起漱口自擊銀漱盂
之聲盡力大響卽宸居咫尺了不畏也緋袍玉帶充滿
道路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盛衰平陂理何逃焉逆賢自
泰昌元年冬陞秉筆凡不識字而躡躋秉筆者穆廟時
孟冲神廟張明先帝時魏忠賢孫暹王朝輔五人而已
天啟初年逆賢卽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尙膳監印督
寶和等店天啟三年十二月掌東廠印前後獎勅數十
道溫旨無算七年十一月廿六日淮告病十二月初二

日降淨軍發鳳陽初六日行至阜城縣南關夜半與心腹名下李朝欽同縊死於旅店崇禎元年二月十一日該御史卓邁等遵奉明旨將逆賢原屍磔之梟首於河間西門之外天下快之猶恨其不生正典刑也凡司禮監掌印秉筆非奉公事不敢出王體乾提督禮儀房四仲之月得奉差選妳口寅出申回不至過宿只會住京北沙河故里祭掃始過一宿天啟元年十二月逆賢雖出外尙未敢數尙未敢遠至四年以後外廷暗助羽翼既成仗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在內遂遠

至涿州等處天壽山春秋二次祭孝和王老娘娘畢卽詣西山碧雲寺祭本管孫暹卽及照管老叔劉吉祥墓或遠至瑠璃河看工祭水或至大壩馬房相度修城無非巧立名色招搖畿輔以恣馳騁鳴得意耳凡出外之日先期十數日庀治儲侍於停驂之所賚發賞賜銀錢絡繹不絕小民戶設香案插楊柳枝花朶焚香跪接冠蓋車馬繽紛奔赴若電若雷塵埃障天而聲聞於野有狂奔死者有擠踏死者燕京若干大都人馬僱賃殆盡凡達官戲子蹴鞠厨役打茶牢役趕馬擡槓之人其數

西中志卷之十四
不止數萬每遇逆賢遠出則京中街市寂然空虛頓異尋常者將數日焉大約外廷之欲親炙逆賢內廷之獻諛乞憐者凡四人之轎將數百乘矣怒馬鮮衣束玉而爲之前後追趨左右擁護者又百千餘矣跑馬射響箭鳴鏑之聲不絕於耳鼓樂笙管數十餘簇且行且奏夏則大車載冰冬則炭火如山古今所罕見也逆賢坐八人大轎前用騾二頭或四頭拉拽之疾如飛焉逆賢飽則正坐倦則卧醉則憑軾兩眼迷離不知行至何處也畿南一帶素苦泥潦難行賢爲之捐資修築廣建橋梁

堤若長虹至今便之凡御前有本有緊要之事先時專托劉榮紀用等後則托之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各派能幹之人站馬疾馳卽百里之遠一日可再往也都城東有故監劉永成之墓寧晉伯祖也逆賢曾便道一展拜而奏請新之此時魏良卿尙未封伯蓋私欲拔例爲良卿封伯計耳逆賢有名馬千餘騾數百皆邊弁梁柱朝楊國棟馬世龍滿桂侯世祿尤世威及督臣王象乾閻鳴泰劉詔等送之楊國棟者逆賢名下牌子曹承恩之姊夫也梁柱國者逆賢名下煖殿胡國用之姪婿

也凡所送之馬鞍轡精美每具何止百餘金不過剝軍
餉占軍匠以辦之爲一已功名也可嘆可恨其後李永
貞出外往西山北山通灣亦如逆賢之疾行奢侈而馬
亦多跑死雨泥暴殄不惜民情更甚於逆賢皆紹呂等
從與也而凡體乾永貞元雅出外則林下大老公如高
如沈如宋各有重犒之禮以奉之概不收也崔呈秀與
許秉彝契厚如同胞始得與逆賢交結秉彝之力也又
李魯生李藩先歸南樂之門後入涿州之幕見涿州不
能久任則又與崔呈秀比焉首行贊美重修肅寧城垣

者呈秀也誇詡大壩城垣者巡青之李魯生也因媚賢
而又媚永貞者通州造匾送至永貞富河莊老人等未
敢懸掛永貞拒而不納人皆笑而鄙之者李藩也李永
貞之姪李旺得考入通州學入丁卯北闈應試者藩力
居多與逆賢合宅看風水推星命規造墳地府第妄言
禍福無所不至者方宏蔭也書寫圍屏扇畫者袁志學
許周賓楊善等也書寫皇極等殿文昭等閣牌額者顧
承忠顧名遠也凡逆賢一應辭恩蔭等項奏本皆心腹
外書房李茂春或東廠外寫字掌班耿良臣孔應鼇創

稿李朝欽念與逆賢聽有不合意處賢授意朝欽改正
寫真則東廠閱司房也

逆媼客氏者定興縣民侯二之妻生一子曰國興嫠不
多年泰昌元年冬封奉聖夫人先住乾清二所後住咸
安宮每日天將明卽至殿內候先帝聖駕醒始至御前
甲夜後回咸安宮其彩鳳門亦有直房凡逆賢往宮相
見時必將宮人官人屏開語秘不得聞其上危中宮皇
后及裕妃張娘娘等獨用王體乾殺王太監安王國臣
等皆客氏造謀也其母老矣彼時尚在每以惜福持滿

戒勸客氏不聽凡客氏於天啟元二年每月閒中旨慰
留者皆體乾力也七年九月初三日奏懇今上准歸私
第其夜五更開宮門之後客氏衰服赴仁智殿先帝梓
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云是先帝胎髮瘡痂
及累年剃髮落齒及翦下指甲痛哭焚化而去至奉旨
籍沒步赴浣衣局於十一月內欽差乾清宮管事趙本
政臨局笞死發淨樂堂焚屍揚灰其子侯國興伏誅其
弟客光先止擬遣戍客氏掌班內官張貴劉失其名名
下崔祿許國寧等各行賄得免客氏貴顯時惟王體乾

舊魏忠賢表裏梁棟舊人凡送禮時棟僅下小的帖
然都不叩頭自孫暹王朝輔劉應坤李永貞石元雅涂
文輔及掌事牌子劉忠王應科胡明佐等每日見必叩
首如子姪焉夫以乳媪儼然住宮自視爲聖上八母之
一亦僭妄殊寵極矣且倏出倏入人多訝之道路流傳
訛言不一尙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皆不足信也按自
天啟元年起至七年止凡客氏出宮暫歸私第必先期
奏知先帝傳一特旨某月某日奉聖夫人往私第云
至日五更欽差乾清宮管事牌子王朝宗或涂文輔等

數員及煖殿數十員穿紅圓領玉帶在客氏前擺隊步
行客氏自咸安宮盛服靚粧乘小轎由嘉德咸和順德
右門經月華門至乾清宮門西一室亦不下轎而竟坐
至西下馬門凡弓箭房帶簡管櫃子御司房御茶房請
小轎管庫近侍把牌子硬弓人等各穿紅蟒衣窄袖在
轎前後擺道圍隨者數百人司禮監該班監官典簿掌
司人數等文書房官咸在寶寧門內跪叩道旁迎送凡
得客氏目視或領之則榮甚矣內府供用庫大白蠟燈
黃蠟炬燃亮子不下二三千根轎前提爐數對燃沉香

如霧客氏出自西下馬門換八人大圍轎方是外役擡走呼殿之聲遠在聖駕遊幸之上燈火簇烈照如白晝衣服鮮美儼若神仙人如流水馬若遊龍天耶帝耶都人士從來不見此也每年不論冬夏或出三四次不止客氏到宅陞廳坐自管事起至近侍止挨次叩頭老祖太千千歲殷然震天各有回答銀帛以犒之凡欽賜金銀錢帛不可勝計每日三時輟御膳以賜之絡繹旁午或在外住十餘日不等而逆賢催入焉出入皆於五更其迎接圍護如一客氏私宅在正義街西迤西席市街

北而逆賢亦有一第便在街南斜對門不遠賢與客氏滿望後來得請林下受享富貴齊眉到老不料俱不得死而逆姪良卿客氏男國興乃駢首戮於市蓋裕妃張娘娘王太監安楊左等慘死冤魂必不肯默默於泉下也古今報應誰肯饒過誰哉初逆在西庫與孝和老娘娘辦膳時便漸充裕而良卿執掌上房庫房鎖鑰凡酒漿食物出納勤劬聞良卿雖不曾讀書而儀表堂堂亦善說話侯國興少受業於涂文輔肥蠢異常口甚小而神不足坐則脛睡氣息齁齁或與人共坐未及欠伸而

西華縣志卷之十四
三
已入夢鄉矣此二人形狀疊臣一面未識一字未通至於崔呈秀更不會識面交通也夫如是而懸坐曰同謀非忌者下石而何耶寃哉事久論定自有公評必難哄天下後世也客氏住咸安宮時先帝賜名下官人如崔祿許國寧外尙數十人以至各衙門投托私人將數百焉又賜近身答應官人十餘口及今上准歸私第之初而徐應元尙踵故套每日輟御膳賜之錢帛銀兩已不能如先帝在日其隨往私第尙有賜過宮女四名後不知歸於何處客氏墳地在京西之田村今已拆毀逆賢

墳地在碧雲寺所費甚鉅及各處生祠逆像並廢毀無遺良卿國興等誥券盡行追奪逆賢妻馮氏止生一女嫁楊六奇而馮繼先者其妻族也逆姪良材曾廕都督先逆賢死良材非魏家子乃南方買來小廝爲逆賢所愛冒魏姓而膺廕也傅應星者逆賢親姊魏氏之子也天啟七年五月病死又惜薪司內官劉失其名者逆賢生母之族弟也因毆傷僧命法司追理遂奏知先帝拏付更鼓房勒令自盡魏良卿的係逆賢之姪非子也由光祿寺署丞改廕金吾歷晉伯侯公爵代先帝郊天圖

丘七年孟秋代享太廟代填祝版榮寵極矣先是閣中曾擬獎勅體裁臚列與曹操之九錫文相近見者無不瞪目咋舌無惑乎人疑其朶頤大物然逆賢實無是心實非其人也但彼不學無術甚於霍光客氏狠毒浮於妻顯害裕妃等慘於許后良卿等驕奢擅寵遠過山雲本靠徐應元爲接手後勁而應元已另具別腸矣託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爲眼目而永貞文輔但知擁戴應元甘悖逆賢如遺跡矣視外廷崔徐楊霍諸人欲同華子魚劉歆輩而妬寵互爭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矣世有

生來好殺人好殺貴人又偏聽縉紳以害縉紳正人而欲得令終於牖下豈理也哉從來叛逆者首惡真犯正法凡幼小無知者另咸議處天啟年間爲逆妖等犯有懷抱嬰孺赴市曹駢斬尙眠睡懷抱中未醒者市人嗟嘆孺子何辜逆賢客氏旣以慘殺佐先帝惟痛在宥七年之从中宮張娘娘等凡誕皇子三位皇女二位皆保衛不得法以致嬰年薨夭良可悲痛逆賢之死而剝骨客氏之死而揚灰豈不有天道哉曩臣於天啟丁卯冬謫南之際見沿途田里間孩兒多憨憨壯壯易得存養

西中志卷之十四
遂條纂保衛淺言一冊計十款於崇禎戊辰仲春梓行
南北無非爲聖子神孫詳計久遠卽士庶人家亦用得
著者也

酌中志卷之十四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五

逆賢羽翼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李永貞者通州富河莊民李經之子也經原寶坻縣人
僑寓於此先娶高氏生長男失其名流落不知何往次
男李奉三男李成又生一女嫁皮村李家今嫠矣高氏
故繼室者申氏也生第四子失其名少與永貞鬪墻遂
輕生自縊於房後棗樹上永貞第五子也自五歲時鬪
爲宦十五歲進京侍孝瑞顯皇后之母夫人趙氏者於
永年伯王棟宅中十九歲選入皇城時萬曆辛丑六月

也九月內卽陞坤寧宮近侍又一年經故永貞名李進忠於萬曆三十一年卽奉旨整鎖頻遭譴責幾賜死者數矣先監曾力救之後始奉有遇赦不赦之旨至庚申七月二十一日奉神廟違旨釋放復原職近侍於坤寧宮孝瑞顯皇后宮几筵前供職始與逆賢識面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鄒義尙膳監掌印到任尋陞永貞司禮監其整鎖十八年也始讀四書詩經後讀易經書經左傳史漢等古書習寫趙吳興字體善弈棋能作詩作文亦能選看時文其兄奉生子之旺成生子芮俱庠生

其餘李之榮李之藻等數人皆廕錦衣衛永貞同母妹一人嫁王道寧爲妻道寧亦廕錦衣衛生甥慕堯慕舜皆陞序班僕李培亦陞光祿寺署丞初天啟元年五月高太監時明王太監安盧太監受俱同時相繼告病求退爲自全計其年秋逆賢與王體乾串同一路特陞史賓諸棟梁棟張文元裴昇秉筆永貞遂入諸棟之幕而棟掌兵仗局印時在局居住管理劉榮者號埜亭自玉熙宮近侍出身健訟通文理逆賢之心腹掌班也爲棟屬僚遂與永貞相結互相推獎恨相識之晚棟於天啟

二年夏因請帑不遂與逆賢左憤鬱成病卒永貞緣榮力薦入賢幕陞文書房至三年十一月先帝親詣園丘郊祀回陞永貞玉帶隨堂秉筆賜坐蟒機机匝月五遷總榮薦拔榮後因與宮人亂逆賢逐之而李朝欽始不離左右矣榮雖被逐在兵仗局住耳目甚廣凡有所聞卽密疏於帖緘封之差名下官人馬獻祥入宮頻見永貞屏人密看畢卽焚棄之在獻祥亦不知何等語也後榮因又暗謀逆賢事露賢恨之嗾兵仗局掌印王應科參榮處死六年四月廿九日永貞隨朝跌傷左股告病

在梨園直房調治至五月初六日因王恭廠之變懼而求退體乾固不肯放嗾逆賢借先帝天語催永貞少愈卽出永貞爲人有口矜肆驕謫極好面折人不肯爲之下七年正月初旬司空薛鳳翔有疏爲今上婚禮在邇其移居府第合用錢糧廠臣體乾時匱乏極力節省所有內官監合辦者量於該監搜括奏處永貞嗔其不全應付而推諉一半於內官監也遂同體乾向逆賢曰外官一邊諂哄老爺一邊參小的衙門賢默然次早賢乃稱疾不起亦不赴御前但垂首冷笑長吁短嘆切齒曰

原來天下人都是謗哄虛譽我體乾代永貞危之永貞
慌懼極不安泣懇賢掌家王朝用力爲解救賢怒稍釋
又次日賢始力疾到先帝御前雖值元宵然不樂者數
日逆賢好名中諛惱人直言大率如此惜永貞非勇退
之人實貪大工之乾沒告成之恩廕馴至成禍非一朝
一夕也其戕害楊左諸人造謀布奔實由外廷線索歷
歷有據永貞卽非殺人之人然而在御前及逆賢面前
顧不知果何光景又不知劉榮密帖是何字句凡面到
直房偶因甚事亦曾向纍臣等或痛哭怨嘆以今思之

想必因心口不一換語裝點以詐忠陰賊哄衆人乎不
然何其視若愚如讐而猜防間諜無所不至何耶想一
則恐若愚眼前苦口勸諫二則恐若愚日後復侍高公
於己不便所以抑阻之禁錮之嚴防左右凡事不可洩
漏與若愚知之其度量心地可概見也七年八月初二
四日今上登位永貞於二十七日告病未允九月初二
日差往天壽山看擇先帝壽宮初四日回朝見蒙欽賞
赤金二十兩永貞灑淚固辭聖顏頗不悅勉慰領受九
月初七日准辭十月初二日卽自砌於外宅小院之內

書夜讀書穴牆以通飲食二十六日聞逆賢允辭始拆
牆見人撫今思昔益永貞之固求退也非真心求退也
原欲與徐應元合爲一局擯退逆賢借應元之力待永
貞從新另做世界此機巧人多不能知之至十一月初
二日天不從人徐應元王國泰退矣永貞始手忙脚亂
密差周承恩等餽王太監體乾王太監永祚王太監文
政各銀五萬兩皆侵落大工原物也旬日後三家畏聖
上英明且知永貞素性反覆遂都不敢收各進獻御前
著內承運庫收是日晚永貞知之不自安密庀鞍馬率

其甥婿孫良濟易服逃走二十六日奉旨降永貞淨軍
發湖廣承天府顯陵安置舉家驚慌無處尋覓不數日
其兄李成自縊死矣至十二月初九日永貞外宅得一
報信男子持永貞親筆帖差回取盤費衣服宅中居住
掌家王誠德等拏獲羈住將來帖賚入宮中稟見體乾
等奉聖旨著承天守備魏相下官人徑同永貞家人等
卽往黃河岸上將永貞押赴顯陵崇禎元年春永貞兄
李奉亦驚憂死矣二月又將永貞同徐應元自承天府
調發鳳陽三月內山西道御史劉重慶疏參將永貞提

解赴北途中服砒霜不死絕食旬日不能死四月十三日入刑部獄六月二十日中府會審擬斬罪決不待時二十七日召對玉音云李實空印本李永貞填寫驗是墨壓硃七月初十日前後候旨乘連夜陰雨永貞自縊兩次皆繩斷跌暈頭皮勒損又不得死至十六日未時縛赴正義街臨刑之際尙跪向監斬官訴冤人多笑其不中用也生年四十有六掌家王成德自六月內於司禮監追贓被刑比後降更鼓房淨軍六月初旬已先病故而管家婁允德掌班丁紹呂煖殿周承恩姜永憲管

上房曹文玉蔡化齡王應時等料理後事其妹夫王道寧姪李芮等及心腹家人李培等皆挾厚貲四散逃躲或報應商役或避人拏訛或改面事人凡踰二年而永貞尙身首異處無一肯爲殮埋者後王道寧偶因他事干連下獄纍臣以骨肉大義勸勉及道寧出獄始自大興縣購其首漏澤園啟其軀於阜成門外嘉祥觀後買地瘞之癸酉春纍臣蒙恩改擬候覆問其冬道寧暴亡恐久湮無處可問遂重賞經手工人等根尋得葬處備牲醴冥資遣僕代奠其祭文曰嗚呼痛哉戊辰孟秋既

望之夕候旨徬徨中心如刺詰朝相辭畏威號號詎意
我公竟罹大厄銜抱冤誣丹化為碧骨肉逃匿產業蕩
然吞獻繇人豈特簡編小人改面君子情遷後事之托
負信堪憐荒垆權厝土燥多年瞻彼他墳春秋祭酌嗟
唯我公荒蕪為冢泉下交遊佳客藹藹夜臺觀書青燐
是賴悲纏肝腸嗚呼痛哉未死若愚朝審赴市數載奔
趨路人嘆息叫天何辜屢蒙存活血淚為枯甕勉作善
幻視微軀六七年來敢忘厚德皈依釋門布衣蔬食近
荷平反更生在即曾夢見公如侍公側遣僕叩奠冤填

胸臆聖明在上終照覆盆果得脫難當約同門擇吉卜
穴改葬高原勒銘垂後冀慰尊魂靈其格止哽咽何言
嗚呼痛哉尙饗永貞白哲長鬚性狡慧通文能書喜讀
韓非短長語極好談天文好說夢頻以身質言語賭重
誓語最叵信貪懷猜險更善負心而性驕好勝自王體
乾等無一人不與之恚怒爭競者卽逆賢亦屢次委曲
包容之遂自釀殺身之禍了無解救六年夏於富河大
築房舍置園圃始將其四兄所縊之棗樹伐去於興隆
寺延僧衆建華嚴道場百日以懺解超度之七年冬永

貞逃後丁紹呂王誠德等打點家產進過銀八萬兩崇
禎元年夏又追銀六萬兩連前次三家未收者通共銀
二十九萬兩其南北往返各項花費屋下隱埋並名下
逃奴吞拐及入獄被騙者不與焉爲永貞河邊管家司
鎖鑰者卽巾帽局管理婁允德也

丁紹呂者昌平州人也亦辛丑年選入自盛甲廠簽書
陞內官監管理逆賢囑永貞延請做掌班及永貞掌內
官監印一應事務資紹呂爲多然永貞猜復自用亦多
有不盡聽者惟故鄉修築并通州城內置產城外修橋

及每年巾帽局鑿散靴料銀兩皆賴紹呂區畫崇禎六
年爲慶陵寶頂大雨衝損將紹呂拏赴司禮監代永貞
交贓三千五百兩尋復職後以內官監管理復經管慶
陵工程至十年秋八月二十六日聖駕親臨都城遍視
雉堞樓櫓奉旨著紹呂以總理同總理馬光忻分左右
幫築外羅城紹呂早夜拮据年雖老而督催有法勞可
念焉十一年九月間工尙未完猝值寇由薊鎮牆子路
入犯蹂躪北直達至山東未敢近都城也紹呂爲人善
應對有識見嫻兵畧好田獵頗通堪輿家言多智術有

心計能尺牘文移練達事體揣事多奇中與秉筆田玉契厚於體乾爲同年後投掌印高大監時明高自己選擇墳地於白家潭往西南地方大覺寺山場其名曰九龍山點穴託紹呂同王國輔修造纍臣曾聞益甲廠王承恩安民廠李艾成云曾各製大鐵鉤生鐵銀錠用小車運至墳所以銅之益但欲奉承當道石槨之堅其自己職掌戎器之竄則不計也夫臣子何處不可埋身而不必九龍之名爲墳亦不過鑿傷祖陵之龍脈與高何所益耶且先帝時當永貞烜赫之日富河之風水吉壤

門戶方向亦曾極力託人選擇而今安在哉總之口口未減何以家爲永貞輩自見不及此也永貞同列秉筆惟石元雅涂文輔皆賢心腹名下也具見本章經手次第中其籍貫履歷亦畧序於後王體乾梁棟等亦漫及之

石元雅北直雄縣人萬曆辛丑選入兵仗局寫字善射好畋獵不甚讀書與紀用契厚泰昌元年十一月逆賢奏陞司禮監歷任文書房陞秉筆掌針工局印南海子提督延請許秉彝爲掌家首引崔魏之交者許也每見

逆賢卽屏人語移時方出及大工興後每事面相授受而許亦衰老不甚靠焉至七年夏寇犯寧錦保全後呈秀曾有一帖復請許達有請加九錫字樣王朝用李永貞等會親眼見之哂其諛佞然逆賢默默已耳元雅亦於天啟七年九月內告辭十月內逃走客死于外許秉彝大興縣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曾侍盧太監受厯陞內官監總理工程提督皇城木廠總理各省大木七年季冬被霍維華參奉旨著司禮監拏問該監官鄭之惠等問明具奏又奉旨有搬遞線索等語姑夾拶打

降淨軍發鳳陽崇禎元年夏又被科臣祝世美參奉旨提解六月入刑部獄後於都城隍廟少司寇丁啟睿等受其重賄以爲審無證據仍發鳳陽

涂文輔北直安肅縣人客氏在光廟青宮時其子侯國興尙幼遂延文輔在外教訓天啟元年文輔冒姓姜選入皇城陞管庫近侍三年厯陞乾清宮管事四年復本姓隨堂又陞秉筆掌御馬監印總提督四衛營又提督太倉銀庫節慎庫文輔姿容修雅有心計善書算通文理能辨論好琴善射甫四載而晉秩秉筆賜坐蟒橈杌

先帝升遐逆賢因文輔爲徐應元照管之姪且客氏之私人也差文輔同心腹名下王朝輔迎請今上聖駕踐祚不想朝輔先退而文輔又叛客魏與李永貞共擁戴應元幸上察其奸斥之先發鳳陽崇禎元年三月調發南京新房間住按太倉銀庫戶部事也節慎庫工部事也文輔並總督之藉先帝寵靈客魏逆焰詣兩部到任勒司官行屬禮坐八人明轎使甘蔗大棍舒徐容與揚揚長安道上其呼殿之聲比閣臣道子還雅其音細而長彷彿聖駕清御警蹕之聲內官外官無不下馬迴避

者又強買戚臣李承恩宅大剝廨宇其署額曰戶工總部者乃主事王姓者所獻諛也復將先朝公主家廟神主逼遷別處躍冶不祥內臣中第一人焉凡魏崔等遞入姓名惟文輔頗能記憶一日吏部推湖廣司官汪始亨李師沆而師沆文輔之父母官也遂亟查始亨姓名與逆賢云同志錄有名攘奪如拾芥焉初逆賢旣矯旨殺劉克敬於鳳陽矣馬謙者克敬之照管老叔曾任乾清宮管事御馬監督告病閒住已久逆賢嗾文輔疏參謙任監督時所造火車銃礮不如法亦矯旨捏贓降發

鳳陽復殺之此天啟六年夏事逆賢心腹馬昇現在可鞫也網漏吞舟惟賄之力今不過逆孽軍犯近復蒙恩改爲民骨肉完聚也

王體乾者昌平州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爲蘇杭織造孫太監隆名下讀書正途萬曆二十八年歷陞文書房泰昌元年八月密以重賄求西李娘娘下李進忠得充先帝典璽局印九月初七日秉筆掌御馬監印辦膳後嗾賢殺李進忠以滅活口天啟元年夏掌尙膳監印及盧受發鳳陽奉先帝聖旨著王安掌司禮監印矣而霍

維華者直隸東光人時任給事中其妻弟陸蓋臣天啟元年選入之內官也爲高太監時明名下凡宮中動靜霍最先知遂具疏劾安安再上辭疏候繳溫旨卽出而客氏憚安剛直喜體乾軟媚遂矯旨淮安辭免將司禮監印付體乾掌之復陞諸棟等爲幫手屢有中旨巧留客氏與逆賢比暱爲奸又外結沈灌爲謀主逐大臣王紀滿朝薦劉一燝等殺內臣王安王國臣等心靡膽大漸及妃嬪皆體乾依阿逆賢也天啟四年二月三十日辰時成妃李娘娘誕生皇第二女是時也地大震宮中

殿宇搖撼有聲銅缸木桶之水湧波震蕩坐立者皆骨軟如醉乾清宮大殿藻井內所懸圓鏡東西南北震動不定如鐸舌焉至五月初十日太祖忌辰也體乾等不穿青素而穿青綠錦繡其日未時乾清宮東丹墀旋風驟作將內官監之大鐵片如屋頂方潤者盤旋如紙隔丹陛石闌干之上拋擲於西丹墀鏗訇若雷其月晦卽有楊漣二十四款之疏是時汪文言尙繫詔獄爲體乾者若肯從國家起見據外廷讜論屏退克逆有何難者乃輕狗掌家王朝用之密懇且心感客氏培植掌印遂

將如許參本不肯字字全念而多方曲庇之忍先帝孤立忠言見忌士大夫之禍從此不可收拾况又開廷杖之端導稱頌之路令無骨力無遠識患得患失之閣臣出四六俚語之旨凡口奏文書之際體乾必屈指姓名幾誤因錢謙益黃尊素而波及無辜良可嘆息體乾爲人柔貌深情其貪無比卽自己名下如田玉等而亦巧借題目頻刻削也凡司禮監題本年月之下上層居中排臣王體乾臣魏忠賢下層往後排臣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諸人蓋其嬖媚心腸只知獻諛大非體制

可惜典禮衙門亦屑越至此真可痛哭其原疏現存者
可證也及刻內臣便覽復甘心讓賢居首特高一字尤
可笑焉神廟時功令寬凡文書房官俱得與外廷結識
往來楊維垣霍維華徐大化等中旨之起蓋不特逆賢
一人而已天啟七年八月先帝不豫已八乘先帝彌留
之際於八月十一日召今上至御榻旁玉音疊疊不已
而是日閣臣揭所批中旨有禮臣廠臣輔臣等字樣原
揭具存內閣可證驗也二十日巳時永貞自御前問安
畢到忠義堂直房於衣袖內取出白連四大紙花一箇

內有鮮血一縷長二寸餘濶三四分似肉非肉似痰非
痰云自萬歲爺鼻中出來者凝結如筋當與丁紹呂及
若愚等遞視之有嗟嘆淚落者若愚曰此出自御前龍
體聖恙所關不可輕易遂用紙復包一層上寫某月某
日老公御前請出有血紙花一箇隨粘於屋壁高處至
申時太醫院官來問安御前果索此血以憑計藥當卽
取下交進至二十二日申時龍御上賓逆賢差文輔等
迎請今上先帝崩移晷矣嗚呼痛哉先帝聖性虛明推
赤心置內外臣子之腹惜體乾逆賢非宗社之器而南

樂蘄州東光又皆濃於名利刻於報復之人梁棟齷齷
不足齒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皆少不更事騶登榮寵
天低地窄前無古人後無清議滿眼只知有富貴滿腹
只知有諂諛嫉賢醜正根於性成伏法者伏法逃亡者
逃亡或用重賄苟免平安倘至夜氣清明良心忽萌之
際一追思之不知魂夢中尙有何顏色而視息人間也
身死後又有何面目對越先帝之靈於在天也鄙夫鄙
夫可與事君也歟哉體乾至崇禎己卯夏籍沒逮刑部
獄擬斬庚辰冬死於獄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云

梁棟宛平縣人萬曆十一年選入厯陞司禮監提督太
和山天啟元年夏逆賢拔陞秉筆掌酒醋麪局印馬謙
力也其兄梁植等廕錦衣衛陞都督同知招權納賄爲
賢憎惡七年秋擯棟蘇杭織造旋撤回京今故
趙秉彝北直新安縣人萬曆二十九年選入泰昌元年
冬逆賢奏陞司禮監天啟七年以監官差送惠藩陞秉
筆

孫暹北直晉州人亦二十九年選入神廟時牌子王永
永名下侍賢最久作人寬厚陞文書房厯任南京守備

陞秉筆閒住爲民戊寅冬□深入暹守城犒軍賴以保
全

王朝輔原名王朝忠卽所稱黑王公者北直文安縣人
二十九年選入侍逆賢久先帝登極後陞乾清宮管事
提督兩司掌銀作局司苑局印天啟七年陞秉筆
李明道大興縣人萬曆十七年選入陞司禮監提督南
京守備提督漕運皆客氏力而逆賢任之自此之外當
年曾任乾清宮管事牌子掌銀作局印曾於天啟七年
五月差往錦州接濟禦口者胡明佐也掌內織染局印

者齊良臣也掌尙衣監印者杜永明也掌司鑰庫印者
王秉恭也總督忠勇營者譚敬裴芳也提督上林苑監
四署者吳國泰曹承恩也掌混堂司印者李本志也監
督勇士四衛營者吳光成也提督御酒房者李昇也提
督牲口房者張應詔也此人乃容氏掌班張貴之姪也
又御茶房弓箭房之鄧汝敬王國祚鄭思廉等總是逆
賢名下皆北直人天啟元年選入日在先帝御前尙有
煖殿近侍并三年選入名下者數十人不能備載姓名
也此外如領勅鎮守并徐應元等亦畧次於左以備攷

焉

劉應坤北直新城縣人二十九年選入侍逆賢最久歷
陞管事同時之劉忠曰大劉公劉朝曰二劉公應坤則
三劉公也總督忠勇營掌御馬監印後陞秉筆遼東鎮
守便宜行事駐劄山海關天啟七年五月守寧遠崇禎
己巳丙子戊寅□深入薄新城應坤設法捍禦備極心
力□畏而宵遁曹大監化淳疏稱其勞

紀用北直文安縣人二十九年選入爲逆賢心腹陞乾
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遼東鎮守便宜行事用麤通文

字慷慨有膽畧性孝友天啟七年五月守錦州

葛九思北直延慶州人天啟元年選入逆賢名下能書
精騎射陞乾清宮管事總督忠勇營鎮守宣大山西丙
子秋□深入九思死於山西某處此外則張守誠李應
江胡良輔等不概錄也

金良輔孟忠俱北直人二十九年選入泰昌元年冬逆
賢奏陞司禮監任文書房良輔正陽等門提督忠大壩
馬房提督

楊國瑞陝西臨潼人天啟元年選入逆賢名下陞文書

房南京守備

李承堯北直容城人萬曆十一年選入孫暹名下歷陞內官監總理

蘇若霖北直安肅縣人原名進忠十七年選入繇內府供用庫陞內官監總理天啟元年費數萬兩差往荊州修惠藩府第未就因病撤回與馬誠李承堯俱領大工坐名勅書分中左右三路督催崇禎元年夏以言官參論承堯若霖都著司禮監拏問追贓完日俱發南京更鼓房淨軍誠先賢死久承堯近日亦死於南京若霖茹

長齋於崇禎六年為慶陵寶頂雨損復逮北繫獄擬戍仍發南京修梵行猶頭陀也

徐應元北直雄縣人於逆賢為同年同官以兄事賢天啟七年八月陞秉筆十一月發承天後降淨軍調發鳳陽按光廟莊妃之封原因撫養今上其薨也的係應元氣鬱所致近聞死於鳳陽人咸謂天道不爽也應元為人不識字幼無行宿娼飲博好談謔嫚罵坐立傾欹唇不葢齒形雖瘦長而眉目無神彩腰股筋骨若不聯屬如病初起者焉神廟時為管庫近侍綽號徐雌才云蘇

酉中志卷之十五
若霖與應元契厚在大工時每請應元會飲差去內官
卽曾引見今上於藩邸者數人而內官監總理吳得中
更與應元厚請掌家躡陞乾清宮管事如王朝用故事
尋降處云

趙進教亦係孫暹名下逆賢應元之嫖賭弟兄因無賴
隨福藩之國秩甚卑天啟五年冬逆賢聽其密稟讒譖
將福藩伴讀崔進于進表到京之日幾置之死賴永貞
力救始免逆賢復破舊例乘福藩差進教來京奏陞御
馬監裏草場貼場陞玉帶內府騎馬看守寶月亭先帝

遊幸亦屢得瞻仰天表云至七年夏先賢病死喪葬極
其盛也

李實北直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讀書正途二十九年
十月神廟黜爲光廟伴讀泰昌元年八月陞秉筆掌御
馬監印先帝登極後差往選皇后天啟元年夏差往蘇
杭織造實爲人樸素無文惟聽掌家樊得和孫昇等提
撥衆享其利而實司其名先因楊姜之事頗與巡撫周
起元不睦及南樂通線索與逆賢而崔呈秀等次第布
弁於六年二月內逆賢勒要實空印本著李朝欽等串

西華志卷之十五
謀同孫昇等填寫七君子之命始斃此事曩臣始終未見此本夫空印本既出自孫昇之手果是何人湊砌江南事件果屬何人捏稿填真事關進呈豈一人一手可能做得惜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聖明召對時只辨硃墨之歷否何如竟未調取實從來別本與此本對字跡但究及寫真之人則自有寫稿造謀之人再比對原本紅字是誰所批當時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五人之字跡亦易認也必如歷歷實核直求到底朝欽雖死孫昇等見存便言下明白矣乃止以墨跡蓋硃

而指爲永貞成案永貞雖死真正捏砌填寫此本之人尙漏網倖免揚揚於聖明之世也實原不知情降南京淨軍近亦老死人尙多憐之

王國泰者京師人二十九年選入孝瑞顯皇后司禮監名下也於李永貞爲同脈謫南畿二十年光廟登極取回天啟元年退斥後於大佛寺管工客氏逆賢喜之補今上藩邸局官遂與徐應元爲一派人天啟七年八月陞秉筆掌尙膳監印十一月發南京後調承天降淨軍今爲民國泰性篤實多學能書尙氣節善治生理廣交

遊胸中坦率無機械尖巧也

馬謙者宛平縣人嘉靖四十一年選入由司禮監寫字
歷陞內官監總理逆賢救命之大恩人也謙與秉筆梁
棟契厚陞乾清宮管事改名馬誠性剛直曉營造虛心
采納可則可否則否敢於逆賢面前持正不阿卽內官
監之掌印宋晉李永貞咸改容敬憚之大工門閣三殿
初萬曆年間馮御史嘉會掌河南道時大家估計所需
三千萬計工二十年至天啟年間鼎建馮以少司馬亦
預估計樽節乃所費不過六百萬誠區畫安詳任勞任

怨和寒暑雨未之少懈不四五年克臻厥成勞難泯焉
惟曾與總理戴福壽汪良德管理翟應奎有隙而幾置
之死人多少之誠於天啟七年春病故享年將及八十
富寵服食亦極內臣之貴何其生樂死安得報康吉如
此抑前世種德因而今生逸樂耶不可知已

紀用石元雅俱兵仗局出身好武勇劉榮名下馬獻祥
掌關防掌司也凡祖宗以來庫藏中所蓄刀劍鎗銃一
切武器最利最精者逆賢以勢索取甚多且轉賜心腹
名下胡良臣葛九思劉應坤楊朝等并姪魏良卿及甥

傅應星等無算此所以利刃在手逢著便害也

七君子姓名

周忠惠起元 周忠介順昌 繆文貞昌期 高宗憲
攀龍 李忠毅應昇 周忠毅宗建 黃忠端尊素

酌中志卷之十五終

南海譚瑩校

